

一碗冻米茶

■杨先林



“高架山上一群鹅，扑扑噜噜飞下河，漂的漂，落的落。”这是流传在房县民间的一首谜语儿歌，谜底是冻米。

每逢新春佳节将至，房县家家户户都有做冻米茶的习俗，冻米茶也成了房县一大特色美食。

冻米茶，房县习惯叫豆米茶、豆米子。冻米茶以长粒糯米为原料，先把糯米洗净后泡发半天，然后控干水分，放在甑子里蒸熟。数九寒天的夜里，将蒸熟的糯米放在室外经低温凝固。一夜的寒气“侵袭”后，再放在太阳下晾晒。热胀冷缩让原本紧紧“抱成团”的糯米散成一粒一粒的。劳动人民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，把劳作的经验慢慢总结成科学和智慧，真是了不起。

为了丰富冻米茶的颜色，巧手的妈妈们会取一小勺晒干的冻米，染上可食用的红色和绿色颜料，跟洁白的冻米混在一起，白色是主色，红和绿的点缀，不仅丰富了颜色，还提升了食欲。晒干的冻米放在香油锅里一炸，一粒粒饱满蓬松的冻米茶就做好了。

做冻米茶必须用长粒糯米，因长粒糯米不仅外形美观，并且是房县独有的品种，做出来的冻米起酥快，蓬松脆香。过年时，家里来了客人，主人便撮一勺冻米茶放在小碗里，加一勺白糖，用开水一冲，油炸的冻米就漂在茶碗里，挤挤挨挨像一条条小鱼在游动，再配上红绿颜色，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，年年有余，充满勃勃生机。

房县人喝冻米茶是有讲究的，有独特的“茶道”。主人给客人冲冻米茶，在茶碗上横一支筷子，将茶碗端着递到客人手中。这支筷子的用处是搅动茶碗里沉淀的白糖或蜂蜜，让白糖融化得更快，口感更好，也意味着祝愿自己和客人新的一年生活过得甜甜蜜蜜。而用一双筷子就是吃饭，便不叫喝茶了，那样会被人笑话“失格”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喝冻米茶的情形。她的左手稳稳端着小碗，右手食指和拇指轻轻夹着筷子，筷头慢慢搅动着小碗里的冻米茶，一边搅动，一边轻轻地摇头、吹气，那动作轻柔细腻，很有些品茗的味道。搅动一会儿，她把茶碗慢慢放在嘴边，喝一口裹着糖水的冻米，嘴角边洋溢着满足和幸福。她用不多的几颗牙齿慢慢咀嚼冻米，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

在过去，冻米茶还有一项特别的用处，是作为房县本地婚嫁风俗中的“三道茶”之一。

房县沿袭至今的一个习俗就是每逢婚嫁时，接亲和送亲的必喝“三道茶”。男方派到女方家接亲的人，被女方家人热情客气地迎进堂屋后，一定是先奉烟后奉茶。第一道是茶叶茶，茶叶微苦，寓意先尝一下苦。第二道是白糖水或蜂蜜茶，寓意吃了苦就要过上甜甜蜜蜜的生活。第三道便是冻米茶。“白白胖胖”的冻米挤挤挨挨漂浮在糖水上，极少数因是“铁米”（未炸蓬松的）沉在水底，一碗冻米茶寓意人生一世风风雨雨，起起伏伏，但总归是潇潇洒洒，幸福圆满，甜甜蜜蜜，回味无穷。冻米茶中的红色和绿色又寓意郎才女貌，绿叶配红花。女方送亲之人到男方家后，男方主人也会给女方送亲的客人喝“三道茶”，意味着有来有往，幸福绵延，喜气共沾。

冻米茶也是居家必备美食，每到春耕大忙季节，中午收工回家又渴又饿，冲上一大碗冻米茶，一口气喝下去既解渴又充饥。做冻米茶已经成了我家雷打不动的一个传统，从奶奶那一辈到母亲，再到我们这一代，每年过春节都要做几斤冻米茶，春节后我和爱人装一小袋带去县城，每当喝醉了酒，爱人就冲一碗冻米茶给我解酒。

现在年轻人结婚大都在酒店举行，有的就把传统的“三道茶”礼仪舍去了，仅用一杯茶叶茶便打发了。大街上各种奶茶店琳琅满目，各式咖啡馆、茶吧也是一家挨着一家。很多传统的礼仪民俗渐渐淹没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，而我对冻米茶仍有着深深的眷恋。

(作者系房县作家协会会员)

寒冬里的念想

■朱本艳

岁暮清寒，在朋友的感召下，我拿起了六年来不曾摸过的羽毛球拍。挥拍之间，感觉依然熟悉，觉得可以把这项运动再捡起来。

想起从前，每当冬意渐浓，羽毛球活动便在校园里流行开来。越是寒冷，运动的热情越是高涨。大家几乎将打球视作抵御风霜、驱散寒意的最佳方式。一人发起，众人应和，那活力四射的激情，为校园里浓厚的教学氛围增添了一抹动人的亮色，也为师生们带来无穷的快乐与情趣。

教学楼前的空地，一到课间便热闹起来，这儿一组，那儿一群，到处是跃动的身影。羽毛球如轻盈的精灵，闪着银白的光，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，在头顶翩然飞舞。“扑哧、扑哧”的挥拍声，伴着跃动的脚步此起彼伏，在校园上空回荡，令人心潮涌动。偶尔有学生恋战，上课铃响仍舍不得收拍，总免不了被老师催促一番。这些生龙活虎、热气蒸腾的场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办公室门前有一小块空地，学生们从不占用，那是我们老师的“主战场”。平日里批改作业，盯着本子，时间一长眼睛就花了；写教案，趴在办公桌前，双脚常冻得发麻。趁课间出来活动活动筋骨，舒展身心，实在是极好的调节。打上几个回合，身体暖和了，便赶紧回去继续工作。备课、讲课、辅导、批改、考评——总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。这些工作可繁可简，可深可浅，但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着大家一丝不苟，严谨而诚恳，虽辛苦费神，却也甘之如饴。适度的运动让身心得到及时调适，工作也因此变得舒心而顺遂。

男老师们打球往往很激烈，喜欢较量技术，争个输赢。先摆个短的，再拉个长的。你还没来得及回防，球已经落地了。左一拍、右一拍，高一下、低一下，招数变幻莫测，若非机敏迅捷，实在难以应对。赢球时，他们像孩子般欢呼雀跃；输球了，则捶胸顿足，惋惜不已，随即又向对手发起新的挑战。几番交手，反而越战越勇，打到精彩处，常引来围观师生的阵阵喝彩与掌声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宁老师是技术最全面的一位。看他快步上前，蹬地侧身，手腕瞬间发力，振臂一挥——羽毛球便挟着风声，直落对方死角，动作轻盈流畅，一气呵成。邓校长也是高手，弹跳极好，处理高球尤其是快速扣杀时，双脚轻点，纵身跃起，如灵猴腾空，球拍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，扣杀力道刚猛，球如子弹般射向对方场区。此外，他的正面进攻也极具威慑，专打对手胸口位置，不留回旋余地，往往一招制胜。至于专职体育老师然然，技艺更是出众，平时一般不与业余爱好者“较真”。

女老师们打球则显得优雅许多，以娱乐为主，以舒适为原则。不会故意刁难对方，反而常为对方创造容易接球的条件。若说男同胞打的是“竞技球”，女同胞打的便是“友谊球”。我们会有意控制球的落点与速度，尽量让彼此接得顺手、舒畅。只见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周而复始，有时看得眼睛发酸，它却迟迟不落地。除非谁实在不想打了，它才乖乖落下来。

男女混合打球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男同志很会怜香惜玉，每一个球都打得不慌不忙，稳稳当当。球落在你面前时刚刚好，让你接得得心应手，从从容容。一起一落，尽显谦谦君子的儒雅和风趣。女同志呢，灵活的挥拍，轻巧的移动，脚步的韵律与球的飞行完美契合，如同赏心悦目的舞蹈，举手投足，展现东方女子的自信和柔美。

我和莉便常相约打球。第一节课前的二十分钟、课间操的半个小时，或是课外活动时间，都是打球的好时光。冬日早晨寒气袭人，适当的运动能让全身快速暖和起来，工作时不再缩手缩脚，格外有劲。课间打几个回合，活动一下身体，疏通一下经络，能缓解一上午的疲惫，尤其让颈椎和眼睛得到暂时的休息，有助于更专注地投入工作。遇到晚上没有自习的课外活动，我们打得总是很尽兴。那时打球没有固定的场地，没有专门的器材，甚至连球网都没有，可是我们总打得很开心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些快乐简单又纯粹，短暂却恒久地印在心里。

不知是从哪一天，哪一刻开始，打球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后来，学生都进了教室，不打了；老师们都各自忙乎着，也不打了。没人打球了，球拍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热闹的场景跟随着四季的风，一点一点，飘散在岁月的更迭之中。

(作者系十堰市作家协会会员)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wbzw@163.com